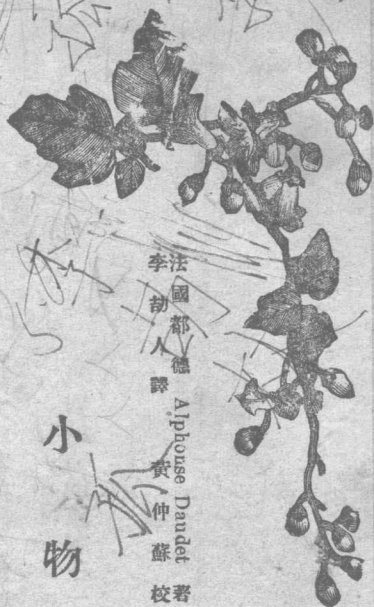




法國都人德
李勃 Aiphonse Daudet
黃仲蘇 校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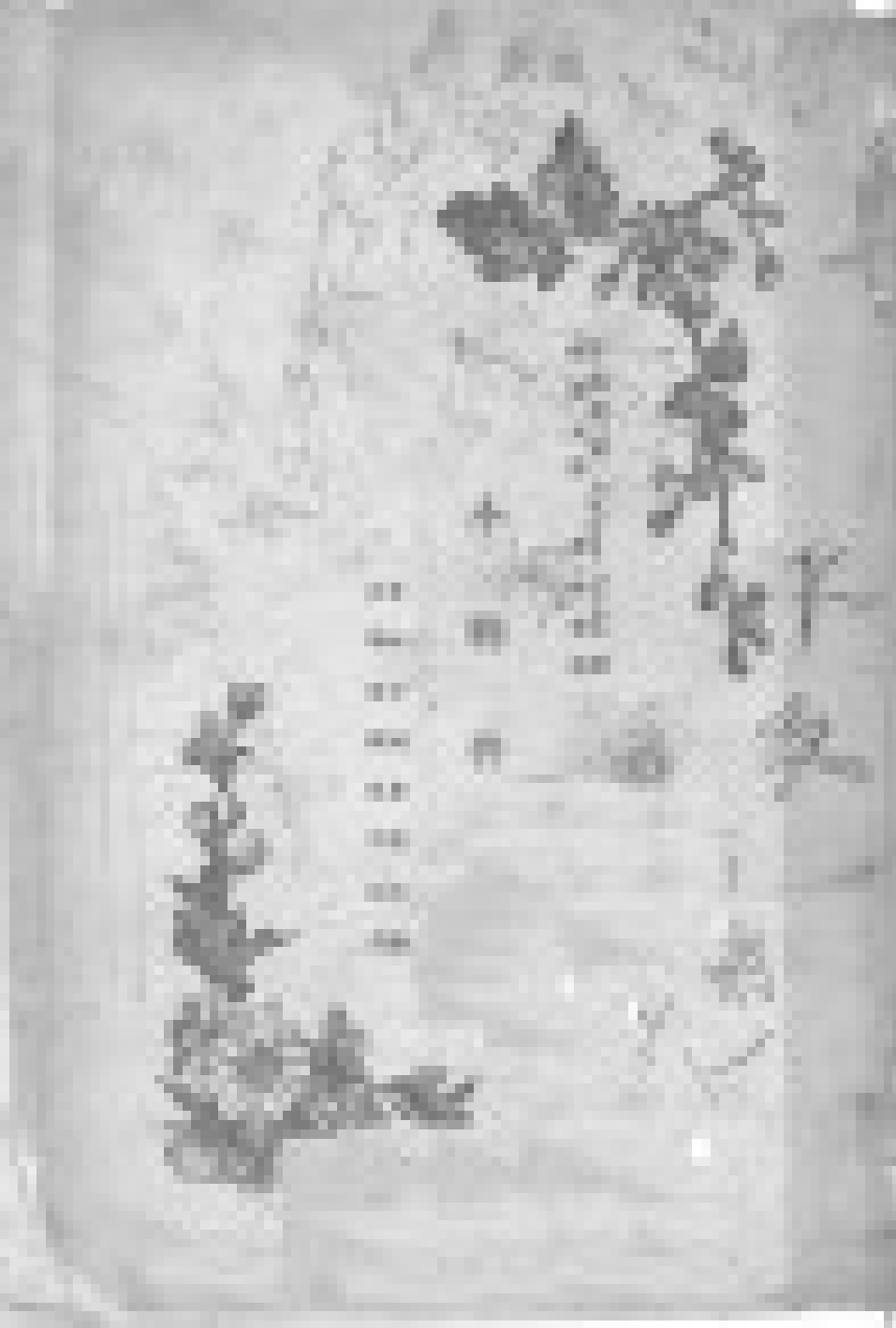
小物件

少年中華學會出版



天

將



小物件目錄

第一部

(一)	作坊.....	一
(二)	巴巴羅特.....	一三
(三)	他死了請爲他祈禱.....	二六
(四)	紅抄本.....	三三
(五)	謀你的生活.....	五一
(六)	小學生們.....	六六
(七)	監學大爺.....	七八
(八)	黑眼睛.....	九〇

(九)	布瓜杭的公案·····	一〇四
(十)	惡劣的日子·····	一一六
(十一)	我的好友劍師·····	一二〇
(十二)	鐵環·····	一三四
(十三)	尾約先生的鑰匙·····	一四九
(十四)	巴底士特舅父·····	一五五
第二部		
(一)	我的樹膠鞋·····	一五九
(二)	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一六三
(三)	我的傑克母親·····	一七五
(四)	預算案的籌商·····	一七九

(五)	白鷗鴿與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一九二
(六)	比野羅特的本傳·····	二〇二
(七)	紅玫瑰與黑眼睛·····	二二一
(八)	鮭魚街的詠誦·····	二三四
(九)	你來賣磁器罷·····	二五八
(十)	旃爾馬海波爾·····	二七三
(十一)	糖心·····	二八五
(十二)	多羅果多低妮·····	三〇六
(十三)	刼奪·····	三一八
(十四)	夢·····	三三二
(十五)	·····	三四六

小物件 (Le petit Chose)

法國阿爾風司都德 Alphonse Daudet 著

李劫人譯
黃仲蘇校

第一部

(一) 作坊

我是一八……年五月十三日降生在郎格多克一個城裏，這地方也和南方各城一樣，可以得到許多的太陽，不少的塵土，一所加爾麥立特的教堂，和兩三處羅馬人的古蹟。

我父親愛酒特先生此時正做着織絹生理，在城門口的斜坡上，有一所大作坊，並在那里建了一所合宜的居室，全被楓樹蔽蔭着，與作坊相隔只有一個大花園。我就在此處出世，我一生最初的光陰，惟一的好日月，也是在這里過的。所以我感恩的記念中，對於這花園，對於這作坊，對於這楓樹，都保存得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前塵，當其我父母破產之後，我理應同這些東西別離時，我對於他們實在好生傷感，如像對於人們一樣。

開場我就應該說，我之降生於愛酒特家實在不會載了幸福來的。我們的廚娘老臣奴歷來便這樣告訴我說，不知爲着甚麼，我父親此時正在旅行中，同一個時候一方接到我出世的消息，一方接到他的一位馬賽顧客逃走的消息，這人會拿去了他四萬多佛郎；愛酒特先生一時便悲喜交集起來，他自己問着自己，彷彿別人問他似的，究竟應爲馬賽顧客的逃走而哭哩，或應爲小達利降生的幸運而笑……你當然該哭，我的好愛酒特先生，這兩件同時發生的事你都應該哭的。

這倒確乎不錯，我對於我的父母真果算得是個惡星宿了。我降生的光陰裏，許多不可料的壞事便四面八方的來攻擊他們。第一自然是馬賽顧客一件事，其次在一年之間遭了兩次火災，隨後是紡織工人罷工，隨後是我們和巴底士特舅父傷了和氣，隨後是同一個顏料商人爭訟花了不少的費用，末了一八……年的大革命，這一下便把我們結果了。

從此以後，那作坊的形勢就不活動了；漸漸那些機械間也空了起來：每一週裏必要減去一件器械，每一月裏必要減少一張印刷案子。一次，大家已不再往那第二個廳子上去。又一

次，那院子深處的一層簡直被人棄置了。兩年之久，那作坊遂奄然消滅了。到末了一天，工人們不再來了，機械室的鐘也不鳴了，井上的轆轤也不軋軋的叫喚了，蓄水池裏的水，原用來洗濯那些紡織物的，也不動了，一霎時間，在這整個作坊裏，除了愛酒特先生和夫人，老亞奴，我哥哥傑克同我外，更無別人了；次則，在那頂裏面，用來看守機械室的，還有一個看守人哥龍布和他兒子小紅帽子。

完了，我們就此便零落下來了。

其時我正有六七歲。因我生得虛弱多病，我父母都不願送我進學校去。只由我母親教我念念書寫寫字，格外又教我幾個西班牙字同兩三曲六弦琴譜，就得這些東西的幫助，在家庭中，大家遂給了我一個小奇人的稱呼。也全賴這種家庭教育的方法，我方不會離家一步，所以許多零星事，當愛酒特作坊臨終時，我都一一看見的。這種光景深使我覺得冷率無味，我可以承認；可是於破產的時候我倒尋着了有趣的方面，就是因為我能夠到作坊裏去，隨我意思到處亂跳了，那地方，從前有工人時，除了禮拜日是不准我去的。

在這一家裏頭，所有的人，遭此破產的時候都不像我快活。愛酒特先生是忽然癡做了一個可怕的人；有了這種焦思的，粗獷的，暴烈的性情，又喜歡狂呼亂叫，又喜歡搗毀東西，又喜歡雷霆似的發氣；但他到底是一位善良的人，不過因有了那等嚴厲的舉止，高大的聲音，急切的命令，常使他四周的人都戰慄起來。他的壞運氣不是使他頹喪轉把他激怒了。從早到晚都帶起一種駭人的忿怒，不知道怨誰方好，於是便攻擊到一切，攻擊到太陽，攻擊到西北風，攻擊到傑克，攻擊到老亞奴，攻擊到革命。啊！尤其是攻擊到革命……聽見了我父親的話，你們也都要咒罵這一八……年的革命的，就是他使得我們不幸，好似特別把些不幸引來攻擊我們一樣。我請你們信我的話，那般革命黨在愛酒特家裏是得不到好名譽的。直到現在，當老爸爸愛酒特（上帝爲我保護着他罷！）骨節痛的病要發作時，他便偃臥在長椅子上，我們就聽得見他說道：『哈！這般革命黨……』』

但我向你們所說的那個時候，（指作坊關閉的時候）愛酒特先生還沒有骨節痛的病症，只由於目睹零落的苦惱遂把他變做了一個可怕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和他相近。十五天

裏已經請醫生割了兩次血管。在他周圍，沒一個人說話，都有點懼怕。用餐時，我們要麪包也都是悄悄的。在他跟前也沒有人敢哭。然而只要他腳跟一轉，立刻就有種鳴咽的聲氣，從房予的那一端傳到這一端來；如我的母親，老亞奴，我哥哥傑克以及我教士大哥，當他正來看候我們時，所有的人都哭了起來。我母親懷着滿腹憂愁，是因為看見愛酒特先生的不幸而哭；教士同老亞奴是因為看見愛酒特夫人的哭泣而哭；至於傑克還很年輕本不甚懂得這種不幸——他僅僅大我兩歲——不過哭却是他的需要，也很高興哭的。

我哥哥傑克是個極奇怪的孩子；彷彿一個天賜有眼淚的人！雖然現在想起已很遠了，可是我眼中還有他兩隻紅紅的眼睛，一張水濕的臉頰。而且尤可怪的，就是並不爲着甚麼事。他哭起來如同人家抹鼻涕一樣，尋常極了。有些時候，愛酒特先生很生氣，向我母親說道：『這孩子真太可笑，你瞧……簡直成了一條河了。』愛酒特夫人却柔聲的答道：『你要怎麼辦呢？朋友？』一點兒就好了；當他這年齡，我從前也同他一樣。』不多幾年傑克漸漸長大了；可是只管長大，而這件事却没有改好。反之，這怪孩子的怪脾氣更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毫

沒道理眼淚更流得同落雨一樣。所以我們父母的憂愁，倒給了他一個好機會……即是爲着這番打擊，他倒可以隨心所欲整天整日的鳴咽起來，也不會有一個人去說他：『你爲甚麼事呀？』

總而言之，對於傑克猶之對於我，我們的破產正有他好的一方面在。

在我一方面，我是快活極了。大家也更不管我了。成日我都在各機械室裏，同紅帽子頑耍，我們在那里的脚步声，響得如同在教堂裏一樣，而且那院子也荒廢了，被野草滋生遍了。這年輕的紅帽子，就是看守人哥龍布的兒子，是一個十二歲年紀的壯大孩子，牛一樣的強健，狗一樣的忠誠，鵝一樣的愚蠢，尤可注意的，就是那一頭的紅髮，因此他才得了這個紅帽子的綽號。不過須對你們說：紅帽子之對於我，却不是紅帽子。（譯者註：小紅帽子是法國童話中一件故事，此處所言是指故事中餓狼變成小紅帽子去喫小紅帽子的外婆一段而言。）他久而久之遂成了我忠順的禮拜五。（譯者註：禮拜五是魯濱孫在荒島上救得的一個野蠻人的名字。）成了一個野蠻種族，成了一個叛逆來的部屬，要他做甚麼他就做甚麼。我

自家哩，在那時候，我也不名爲達利愛酒特；我簡直便是那個奇特的人，穿着獸皮，一如人家給我的那部冒險記事中的馬司特克呂所埃一般。好一種溫和的狂態啊！到晚間吃了晚餐後，我就讀起我的魯濱孫飄流記，牢牢的記在心裏；到白天就照樣扮演，扮演得很淋漓盡致，所有我四周圍的東西，我都把他編入了我這本喜劇中。作坊已不是作坊；算是我的荒島啊！真個荒涼極了。蓄水池就做了我的海洋。花園變做了我未開闢的樹林。就是楓樹上的一羣蟬子，也編入了這本戲曲裏，可是他們並不曉得這件事。

紅帽子，他也不知道，也很少懷疑到他所裝腳色的關係。若是有人問他魯濱孫是誰，便會把他難着了；但我在此處却應當說，他裝扮起來却是畢肖，而且那種模仿野人的呼聲，再尋不出更像他的。他在甚麼地方學來的呢？我不知道。只他常常做起這等野人的怒號，從他喉嚨底迸發出來，一面又搖動他那又紅又硬的鬚毛，很足使極勇敢的人都會駭得打戰。我哩，魯濱孫也幾次被他吼亂了心，使我不得不低低的對他道：『不要這樣凶，紅帽子，你駭着我了。』

不幸得很，紅帽子不但模仿野人的呼聲這樣好，他還慣能說市井孩子們的那些粗話，並且拿起上帝的名字來發誓。在頑的時候，我也學他這樣做，因之有一天，大家正坐滿了一桌，我不知如何竟隨口發了一個可怕的特別惡誓，都駭極了！『誰教你的這件事？你在那里聽來的？』於是就成了一樁了不得的大事。愛酒特先生立刻就說把我關在懲戒室去；我教士大哥却說既然我已到了曉事的年齡，宜先送我去懺悔。大家遂引我到懺悔所來。真是大事啊！應該把我七年中間所有良心上的過錯都要收集攏來。我兩夜俱不曾睡；彷彿有滿滿一籃子惡魔一般的罪過；我也在上面放了一些小小的過惡，其實在別人看來，大小都是一樣的，並且當其跪在小橡木櫥內，把所有的過失通通向着教會的司鐸陳述時，我相信竟要害怕死了，慚愧死了……

這件事過後，我再不願意同紅帽子頑了；我現在已曉得了，聖保羅說的也就是教會司鐸向我重述的，魔鬼這樣東西永遠都圍繞着我們，如同一個獅子，隨時都要尋人去吞食的。我又曉得了呂西菲（譯者註：呂西菲是惡魔的名字）的毒計是能夠裝出各種的面目來勾

引人們的，你們如不了解我這意思，只須想着那藏在小紅帽子的肌膚裏特爲教我拿起上帝的名字來發誓的就是他。因此，我第一格留心的，就是重到作坊去時，一定要訓斥禮拜五叫他以後只留在家裏頑去。不幸的禮拜五啊！這道詔書委實傷了他的心，但他竟順從了並無一點悲戚。却是有幾次我望見他站在機械室的門房的門前；帶着悲傷的樣子；當他瞧見我在看他時，這不幸的人因爲要感動我的原故，遂迸發出那種極其可怕的呼聲，並搖起他那火光似的鬚毛來；但他越是叫得利害，越是使我走遠了。我覺得他真像一個覓食的大獅子。我便對他叫道：『走開罷！使我討厭你。』

好幾天了，小紅帽子偏要這樣狂呼；於是有一早晨，他父親禁不住他在家裏的那樣吼聲，遂叱罵着將他送去做了學徒，從此我就不再看見他了。

我對於魯濱孫的感情却不曾冷過一刻。恰在這時候，巴底士特舅父忽然厭煩了他的鸚鵡，便拿來送了我。這東西因就替代了禮拜五。我把他放在我溫室深處一個體面鳥籠裏；我簡直就變做了克呂所埃了，成日都同着這有趣的雀兒在一塊，並且特爲搜索一句話來

教他說：『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你們懂得這是甚麼緣故麼？這鸚鵡，巴底士特舅父之所以送給我，因為討厭他太愛說話，偏偏一屬了我便一句話也不說了……不但別的話，就是『我可憐的魯濱孫』這一句也不說；我簡直逗不出他的語言來。雖然如此，我仍是很愛他，仍是很當心的看護他。

我的鸚鵡同我，在這種極其淒涼的寂寞裏，我們就如此過活了去，直到有一早晨，一件真正出奇的事遂臨到了我的身上。這一天，我很早的就離開我的寢室，並且嚴裝起要往我那島上去做一個探險的旅行……猛地便看見三四個人向我這面走來，彼此談話的聲音很高，舉動也很粗魯。公道的上帝呀！這些人竟走入我的島中來了啊！我僅有把自己投在一叢夾竹桃後面的時間，可以說還是平伏在地上哩……這般人走我身旁過時，並不會聽見我……我相信辨出了看守人哥龍布的聲音，方使我稍為安了一點心；可也不算甚麼，等他們走得稍遠，我便出了我的伏匿所，遠遠的跟着他們，看他們究竟要做些甚麼……

這些外方人在我島上停留得很久……他們細細緻緻的把那作坊從這端走到那端。眼

見他們進了我的洞窟並拿起他們的手杖來測量我海洋的深淺。有時他們又站着並搖動他們的腦袋。我生恐他們要搗毀了我的行在……我應該怎麼辦，至大的上帝呀！幸而好，沒有甚麼事故，半點鐘後，這些人都抽身走了毫不疑心這島是有人住着的。自他們走後我便跑到一間茅屋裏坐下，就把一天的光陰在那里度過了，自問這是一般甚麼人，到這里來幹甚麼的。

我很快的就知道這件事了。

這晚在用晚餐時，愛酒特先生正式通告我們那作坊已經賣出了，而且一個月內，我們舉家都要離開這里往里昂去，從此我們就住在里昂了。

這實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好像天地都傾頹了。作坊賣去了！……罷了！我的島，我的洞窟，我的茅屋呢？

苦啊！島洞窟，茅屋，愛酒特先生一併都賣去了；甚麼東西都應該捨去。上帝，我要哭了呀！……當其這一個月，雖然一家人都在包紫鏡子食具，我却淒淒涼涼的獨自一人在那親愛的

作坊中間踱。我也再無心去煩了，你們想得到的……啊！再無心煩了……到處我都走去坐了一坐，把我四周的東西都細看了一番，並把他們當做人們一樣同他們談了不少的話。在花園的角上有一株大石榴樹，很好的紅花在太陽裏開得爛然悅目，我嗚咽着對他道：『把你的花拿一朵給我。』他給了我，我就拿來揣在懷裏，做他的紀念。我太不幸了。

然而在這種苦痛的中間，也有兩件事使我略開笑顏：第一件想着要到船上去，其次是大家許可把鸚鵡給我一道載去。我覺得在各種痛苦裏差不多都和魯濱孫離開他的島時相似，因此也鼓起了我許多勇氣。

末後，起程的日子到了。愛酒特先生一禮拜前已往里昂。他載了許多笨重傢具先走。我走時是伴着傑克，伴着我母親和老亞奴。我那教士大哥不走，但他却陪着我們直到波色爾的公車上，並且那看守人哥龍布也陪着我們。他推着一部手挽大車載起箱子走在前頭。後面就是我教士大哥，拿手臂挽着愛酒特夫人。我可憐的教士，我從此就不能再見他了。